

# 海尽头的警色

□张先登/文 普陀公安/供图

“东极”二字，自有其重量。它是大陆的尾声，海疆的序章，是视线尽头最后一笔倔强的轮廓。

从沈家门码头起航，渡轮便将人抛进一片无际的苍蓝。陆地迅速退成淡漠的远景，海与天在雾霭中消融了界限。唯有持续不断的颠簸，将“远”和“孤”深深烙进骨血里。就在这单调的动荡令人趋于麻木时，岛出现了——它不像山，更像一头巨兽静卧的青黑色脊梁。庙子湖，近了。

沿蜿蜒的海岸前行，一幢白色建筑嵌在崖壁上。一面红旗在铅灰色的天穹下，像一束凝固的火焰，猎猎飞扬。墙上的标语“离岛不离心，苦干不苦劳”，在这片混沌的苍茫里，成为一句最倔强的独白。

这里，是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东极派出所，中国有人居住的最东哨岗。60余年来，一代代守岛人就在这里，与风浪为伴，同寂寞为邻，与无垠的海天签下沉默的守护之约。

东极并非一岛。庙子湖、东福山、青浜、黄兴，四个住人岛屿如散落碧波的兄弟，在烟波中彼此眺望，周遭是无言的岛礁。这里是版图伸向海洋最敏感的触角，往前一步，便是公海。交通仰赖天气，一蔬一饭皆需渡海而来。云雾是常客，风浪是近邻，“有风浪过岗”的民谚里，浸着世代对海的敬畏。

自1959年建所以来，一代代民警便将此地认作第二故乡，在辽阔东海上履行无声的誓言。而今，这誓言，正被新时代的海风，灌注进更为丰沛的血肉。



## 惊涛之誓

有些话语，其重量只有在生死悬于一线的风口浪尖，才能被真正测度。

“如果你们不下船，那我就在船上陪你们。”

这句话，是在深渊边缘迸出的火星。凌晨，茫茫大海，暴雨如注，海在发怒。一艘渔船在东福山附近触礁，正被冰冷海水吞噬，13名船员命悬一线。

救援船在墨黑的海面上劈开生路。搜寻，无果。再次定位，终于在浪涛森白的獠牙间，发现了那艘尾部绝望翘起的船。11个人，蜷缩在尚未沉没的甲板尽头。靠帮，抛缆，转移……11个冻僵的生命被拉回人间。

“船老大和他弟弟，还在驾驶室！”

呼喊声让空气重新冻结。只见一人走出，竟俯身解开了那根“生命之索”，抛回，然后转身，没入正涌入海水的驾驶室。船是项家兄弟的半生骨血，他们选择了与船同沉。

劝说，吼叫，道理在死亡的咆哮前苍白无力。驾驶舱的窗户一寸寸贴近水面。没有时间了。民警魏坤纵身一跃，落在倾斜、呻吟的甲板上，冲进舱内。水已没膝，兄弟二人浑身湿透，眼神空洞，却燃烧着固执的火焰。

“钱能再挣，船能再造，命只有一次！”

摇头。缓慢而坚定的摇头。

冰冷的绝望与滚烫的执念对峙。魏坤看着他们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声音压过了一切风暴：

“如果你们不下船，那我就在船上陪你们。”

时间仿佛被这句话钉住了。这不是命令，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两个生命最纯粹、最平等的捆绑。它击穿了所有对物的执迷，直抵人心最深处那点敬畏——对生命本身的敬畏，对他人愿以命相托的震撼。

兄弟二人愣住了，眼眶瞬间通红。他们点了点头。

10分钟后，那片海域只剩下一个无声的、巨大的漩涡。

“当时跳上去，根本没想。”魏坤后来语气平淡。那纵身一跃，已成为一种本能。这本能，或许源于更深的血脉。

时光倒流至1942年，同样在这片海域，日船“里斯本丸”被击中沉没，近两千名英军战俘坠海。彼时的东极渔民，驾着孱弱的小舢板，冲向同样的狂风恶浪，从死神手中夺回384条生命。80余年的光阴，足以沧海桑田，而那舍生忘死、守护生命的基因，却如这海底暗流，沉默而汹涌，在这片海，这群人的血脉里代代奔流。

## 双星映岛

东极的故事，不全是刹那的壮烈，更有长久的、静默的发光。如同长明的灯塔，其光辉在于每一个寻常的黑夜。辅警王震和李梅，这对90后夫妻，便是这样的光。

一个来自河南平原，一个长于广西丘陵。命运的线让他们相遇，而对那抹藏蓝的共同向往，牵引着他们先后穿过山峦与江河，最终将脚步落在了这座东海最东的孤岛上。

王震先来。海军退役的他，面对桃花岛与东极的选择，毫不犹豫指向地图上更边缘的那个点。“海军哪有怵海岛的！”然而，当真正踏上庙子湖的码头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，如同眼前陡然升起的陡峭山崖。岛小得超乎想象，交通不使得令人愕然，而所里竟只有他一名辅警。惊叹与问号，是他守岛生涯的起始符。

但军旅磨砺出的韧性，让他迅速将根须扎进岩缝。“晨起凭风唤，卧床听涛眠”，他走访、调解、救援，成了岛民熟悉的“小王”。大海也给他下马威：夜赴东福山处置警情，风浪让老水兵也晕了船；台风“利奇马”扑来时，一个浪头卷走了他的手机。他没退缩，还把自己的星光引到了岛上。当所里需要人手，他问女友李梅：“来东极，好吗？”

“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在哪里都无所谓。”李梅的回答轻得像一片云，却重逾千金。说服家人的过程充满波折，但她最终辞去工作，跨越山河，奔赴这场与海、与爱人的约定。

生活的粗粭很快显现。岛的清寂、条件的简陋，让初来乍到的李梅深感不适。王震用默默的陪伴与呵护，为她撑起一小片晴空。渐渐地，李梅在户籍窗口的方寸之地找到了自己的航道，她温暖的笑容与细致的叮咛，成了岛上居民和往来旅客心中一道柔和的风景。

海岛的风为他们证婚。一场简朴的婚礼后，他们迎来了新生命。孩子7个月大时，李梅毅然回到岗位。“想孩子了就视频。我们还年轻，人不能在该吃苦的年龄选择安逸。”王震的话朴实如礁石。他们约定，要带孩子来看看爸爸妈妈奋斗的地方。

一双人，一座岛。他们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，却像岛上的相思树，将根须深深扎进贫瘠的岩土，在盐碱与风涛中，绽放出最柔韧也最动人的花。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

## 民力如网

东极的守护，从来不是独奏。群岛星散，波诡云谲，有限的警力如何覆盖无垠的海疆？答案写在那些温热的人心里。“离岛管家”——一张由民力编织的平安之网，悄然铺开。

东福山，驻岛12年的陈进海是管家骨干。每日“巡山”，攀爬陡峭石阶，核查40余家民宿。游客与店主争执，一句“海哥，快来劝劝”，他便化身“和事佬”，几句贴心话，争执烟消云散。

在青浜，老党员郭忠国是公认的“老娘舅”。家长里短，游客纠纷，



经他那带着海蛎子味的劝解，大多冰消瓦解。“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船还没靠岸，纠纷已在岛上‘调解完毕’。”派出所负责人吴永银感触很深。今年以来，在“管家”助力下，辖区纠纷锐减，“矛盾不出岛”渐成常态。

守护也在悬崖边。东福山的陈爱菊每日的功课之一是为劝阻为拍“网红大片”而涉险的游客。“快上来！危险！”她的呼喊，是风景前最温情的“安全带”。

地理曾是服务的天堑。如何让“最多跑一次”跨越波涛？派出所与海运公司联手，在岛际航船中舱设立“离岛便民服务站”。群众电话申请，民警“跨海”办理，证件由航船乘务员（他们多是“管家”）免费捎带，抵岛后由驻岛“管家”送证上门。民宿老板老张足不出户，便从陈进海手中接过了许可证。独自乘船的老人、孩童，也会被“管家”乘务员妥帖关照。

在微信群里，“管家”们是活跃的纽带，将散落的岛屿联成一个有温度的共同体。他们像一根根坚韧的线，编织成覆盖海疆的平安之网。这从东极启航的模式，如今已如种子，在舟山诸多偏远岛屿上生根发芽。

潮起潮落，涛声不息。那面在东极之巅猎猎飞扬的红旗，是刻度，丈量着孤寂与忠诚；那些被海风雕塑的面庞，是年轮，记录着奉献与坚韧。

守护，是魏坤纵身一跃时那道斩开风浪的弧线；是王震李梅在清苦岁月里交握的双手与共同的眺望；是陈进海们日复一日攀爬石阶时背后汗湿的衣裳。它无声，却如海风无处不在。

传承，从1942年渔民伸向落水者的手臂，到今天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担当，勇敢与良善如同海底那不绝的暗流，从未断歇。这片海见证的不仅是自然的狂暴，更是人性在极限处所抵达的宁静高度。

东极的故事是一个微缩的盆景，却容得下万里海疆的魂魄。它告诉我们，在最远的海疆，忠诚被淬炼得如礁石般坚硬；它昭示着，警力有限，而民力无穷。当那抹“警察蓝”与无数质朴的民心相融，便筑成了任何风浪都无法摧毁的堤坝——一道新时代无声而伟大的海上长城。

风依旧吹，浪依旧涌。那抹在东极飘扬的蓝，与无垠的深蓝、那些礁石般的人，已凝固成一幅永恒的画卷。